

一个村庄的诉说

四棵楊

(1949-1976)

娓娓讲述共和国历史上最折腾、最难熬的磋砣岁月
细细回味乡井土文化中最纠结、最无奈的人性故事

长篇乡土小说
寒川子 著

2

独立寒川上

春秋任剪裁

万千凡尘事

随心作安排

(1949-1976)

四棵楊

②

寒川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四棵杨 / 寒川子著. — 成都: 巴蜀书社,

2019.1

ISBN 978-7-5531-1073-8

I. ①四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49578 号

四棵杨

寒川子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 策 划 |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

出 品 人 | 公孙无知

项目策划 | 寒川图书

版权所有 | 寒川图书

项目统筹 | 赵晨阳 公孙无知

责任编辑 | 陈亚玲

装帧设计 | 郭 璐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特约编辑 | 张 维 公孙无知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媒体运营 | 刘 峥

助理编辑 | 赵晨阳

书名题写 | 张兼维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插图作者 | 任建成

总 发 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 话 | 010-58678881

传 真 | 010-58677346

地 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

邮 编 | 100028

出 版 | 巴蜀书社

地 址 |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
邮 编 | 610031

印 刷 |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|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| 52

版 次 |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|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| 776 千字

印 数 | 5000

定 价 | 149.00 元

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

红色记忆系列——土飞机



红色记忆系列——大寨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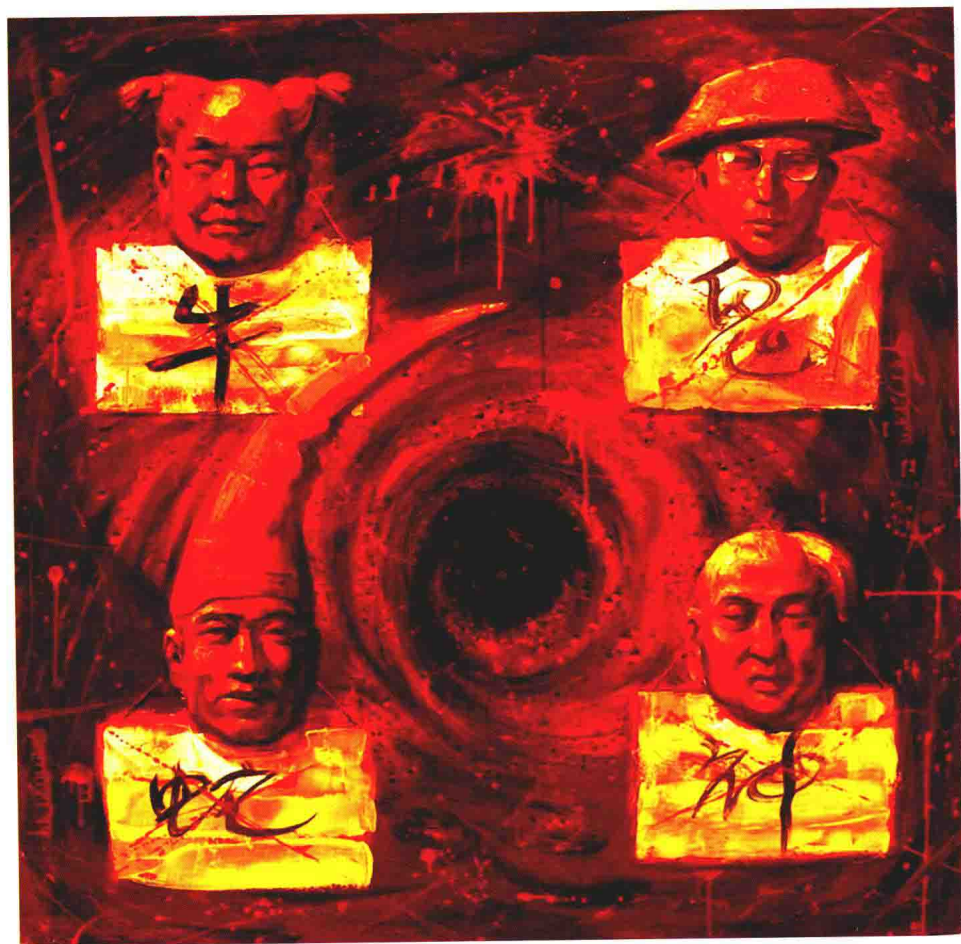
红色记忆系列——破四旧



红色记忆系列——忠字舞



红色记忆系列——学生



红色记忆系列——牛鬼蛇神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七章	大饥荒	/ 001
第八章	死魂灵	/ 043
第九章	苦缘人	/ 085
第十章	二夫女	/ 133
第十一章	福音会	/ 181
第十二章	大革命	/ 225

第七章 大饥荒

老人的预感很快应验。麻子婶儿死后不久，四棵杨开始陆续向南岗上抬人。先一步被抬去的多是原本有病、脾胃不好、年纪大或吃错东西的，待遇也跟麻子婶儿差不多，苇席一卷，由近门或邻居在前面抬着，后面跟一群哭天号地的亲邻。

万家三队被抬走的人最多，有四个，不包括麻子婶儿。然后是孙家一队，再后是张家二队。唯有李青龙的四队，大锅里一直有吃的，日子一天天地挨过。

端午节到了。

若在往年，年头赶得好的话，这阵儿该吃新麦面。青龙狠狠心，吩咐老五将仅剩的四十斤麦子磨了，留下十斤精面备急，其余三十斤全部擀成面条，使人挖些野菜，在端午节中午，让四队人美美实实在地喝一顿糊汤面。青龙估算面条不够，又吩咐多加汤水，由他和老五按人头各捞一碗，摆在台子上，平均配好，后面的汤水数量不限，想喝自己舀。

就在四队的大人娃子两手抱着撑得溜圆的肚子四下散去后，一个人影晃进老五院子。成刘氏和几个女人正在忙活收拾锅灶，抬头一看，万碾子站在门口。

碾子的两腿浮肿了，走路一扭一歪，扶墙站一会儿，磨蹭着走进来。

成刘氏笑道：“是碾子呀，吃过没？”

“吃过没”原本是句客套话，可这阵儿万碾子听起来，心里却是说不出地难受，先点点头，后摇摇头，走到院中间蹲下。

不用再说了。成刘氏将锅底铲一会儿，整出一碗，端到碇子跟前：“碇子呀，你来晚了。面条没了，汤水也没了，就剩个锅底，大婶刮给你，甬嫌弃！”

碇子眼里噙泪，双手接过，朝成刘氏苦涩一笑，小声问道：“青龙在不？”

“在哩！”成刘氏指指堂屋，“方才见他跟老五进堂屋了！你要寻他？”

碇子点点头。成刘氏张口要喊，碇子摆手止住，只几口就将碗中的锅底吃完，抿抿嘴，将碗递给成刘氏，挤出一笑，算是谢过，起身挪向堂屋，扶门框站住。

青龙正与老五算计粮食，忽见门口竖着一人，打眼一看，吃一惊：“碇子，嗨，真是稀客哩！”

碇子没接话，朝前又挪两步，扑通一声，在二人前面扑地跪下。

青龙傻了，看一眼老五，见老五也是一脸惊怔。

“咋哩？”青龙回过神，却没拉他起来。

碇子啥话也不说，只是跪在地上，屁股撅着，头缩在臂弯里，将一张浮肿得不成样子的脸结结实实埋起来。青龙细细一看，只几个月工夫，风风火火的万碇子已判若两人，咋看咋像个得水肿的老人。

青龙付出他是为啥了，轻叹一声：“万碇子，起来吧。你一直跪着，让人怪难受哩！”

万碇子依旧跪着，不说话。

“咋哩？”青龙掏出烟袋，揉一锅，蹲下，眉头锁起来。

“断……断炊了！”万碇子总算挤出几字，从嗓子眼儿里迸出一声低沉的悲鸣，“天——哪——”

青龙长吸一口气，憋一阵子，缓缓吐出，眼珠子转向老五。

老五付出局势，脸色紧张起来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。谁都知道，在一个队只有一个食堂的情况下，断炊意味着什么。正常人能饿七天，这阵儿，最强壮的怕也顶不过三天！

“几时断的？”青龙吧嗒一口烟，小声问道。

“昨……昨儿！”碇子的声音几乎听不见。

青龙拧住双眉，一口一口地抽。一锅烟抽完，青龙又按一锅，眉头越拧越紧，牙齿将铜烟嘴儿咬得咯嘣咯嘣直响。老五的脸随着青龙的紧张而紧张，两只小圆眼眨也不眨地盯住青龙渐渐扭曲的面孔。

碓子依旧跪着，肿起来的庞大屁股微微打战。

“多少张嘴？”青龙冷不丁问。

“百……百八十一！”

青龙又吸一口气，再次抽烟。时光艰难地移动，青龙的烟一连抽去两锅。

终于，青龙朝地上磕磕烟灰，转向老五：“老五！”

老五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脸色煞白：“青……青……青龙？”

“去吧！”

“青……青……”老五越急越结巴，扑通一声也跪下来，想哭却又用力憋住，整个身子一抖一抖的。

还能再说什么呢？碓子缓缓站起，擦去泪水，转过身子，一步一晃地走出堂屋门，走进院里，沉重的脚步声就如两根木槌敲打在一面破烂不堪的老鼓上，扑通，扑通，扑通，扑通……

就在万碓子行将走出院门时，青龙的洪亮声音追出来：“万碓子，回去喊几个腿没肿的来，抬苞谷！”

万碓子打个惊怔，回头看青龙一眼，朝他连连抱拳，扭转身，两条浮肿的粗腿如有神助，飞一般跑走了。

就在万碓子的脚步声渐去渐远，再也听不见时，跪在地上的黄老五却如死了亲娘似的，两手拍地，哭得抑扬顿挫：“呜……呜……”

“黄老五！”青龙如雄狮般吼叫一声，用戏台上旦角才能吟出的伤感颤音，一字一顿，“一百八十一条命啊，你呜个鸡……巴……”

万碓子领人抬走两百斤苞谷后，四队仅有的粮囤一下子瘪了。青龙痛下狠心，下锅时再减斤两，锅里的汤水越来越稀，窝窝头越来越小，再后来一个也没了。娃子们饿得哇哇直哭，傻祥满村子追打双牛。

双牛没处躲，刚好碰到青龙，闪身躲到青龙的身后。

青龙眼圈红了，拦腰死死抱住傻祥。傻祥劲头大，一旦发起傻劲，青

龙使足力气也抱不住，正无奈何，婉蓉追上来，两只小拳头鼓点般落在傻祥身上，边打边扯嗓子哭：“哥……”

听到这声脆脆的“哥”，傻祥竟如着魔一般不动了，两只眼睛圆睁，死死盯住婉蓉。

婉蓉不打了，将头埋进他的怀里，柔声叫道：“哥……”

傻祥忘记饥饿，呵呵笑起来，伸手抱起婉蓉，轻轻拍着她，如铁塔般一步一步朝远处走去。望着越走越远的一双儿女，双牛蹲在地上，两手捂脸，孩子般号啕大哭。

青龙也蹲下来，陪双牛落会儿泪，起身走向牛屋。

路过四棵大杨树时，青龙抬头看看密不透风的树冠，又到井边，伸头看看井水，气泡仍如串珠一般向上冒腾。

青龙长舒一口气，走到石碑跟前，缓缓跪下，摸着碑上的刻文，闭眼祈祷几句，忽地站起，大步流星地走向牛屋。

还没走到牛屋，青龙就远远听到里面传来骂人声和抽打声，听声音是长桂。

青龙快步如飞，风一般旋进牛屋，看到被长桂按在凳子上捶打的竟是他儿子山娃。长桂一手按住山娃，一手拿着拌草棍，有核桃粗细，正照屁股猛打，每打一下，骂一声：“打死你鳖子！”

眼见棍子又要落下，青龙一个箭步蹿过去，一把夺过棍子，将长桂推坐于地，拉起山娃，冲长桂叫道：“咋哩？打牲口也没见你下恁狠的手！”

“咋哩？”长桂挣扎着站起，气呼呼地指着山娃，骂道，“你问问这鳖子，咋能干出这事？”

青龙看向山娃，见他憋住气不说话。青龙伸手去摸山娃屁股，刚刚碰到，山娃的牙齿就咬起来。青龙付出打坏了，心疼地问：“娃子，来，叫叔看看，屁股打烂没？”

山娃不让看，退后一步，眼里盈泪，强忍住。

“啥子事儿，把娃子打成这样？”青龙蹲下来，斜眼看长桂。

“啥子事？”长桂也蹲下来，狠狠地拿眼瞪山娃，“你问问他！这鳖子啥子不好干，竟来偷吃牛料！他也没长眼看看，牛都瘦成啥样了，立都立不起来，就这一点儿料，还打算过夏哩，竟叫这鳖子一点儿一点儿吃光

了，你说打死他活该不活该！”

原来，近日来长桂见牛料去得特别快，心里纳闷儿，起初以为是老鼠干的，琢磨半天，觉得不可能。他把料袋吊在房梁下，还用一根细铁丝悬着，老鼠若想上去，就得先跟卖艺的学几手杂技。再说，布袋口扎得牢牢的，上面连个洞也没留下。长桂付出是人干的，就在暗中观察。
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山娃溜进来，四下瞧瞧，见爹不在，随即搬张凳子，站上去，解开袋口，抓一把就朝嘴里塞。许是吃得过猛，牛料噎在嗓子眼里，把他的小脸儿憋得通红。山娃出溜下来，到料桶里掬捧水喝下，眼珠子四下一转，再次麻利地爬上凳子，伸出手，正要掏吃，长桂一声断喝，从老犍牛身后跃出，将儿子逮个现行。

“日过你妈哩，我说这点料少下去了，是你鳖子干的！不成景的东西，不打死你，老子就不是你爹！”长桂将山娃顺势按在凳子上，脱下鞋子就打。

山娃咬住牙，长桂打一下，他就皱下眉，既不哭，也不求饶。

“你个鳖子，脾气犟过那头老犍儿！叫你不服软，叫你不服软！”长桂越打越不解气，顺手操根拌草棍，照他的屁股就是一顿狠揍。

弄明白原委，青龙的眼眶湿了，走上前一步，一把抱起山娃，哽咽道：“娃子呀，是你青龙叔不好，是你青龙叔没本事，是你青龙叔对不住你，对不住你们这些娃子啊！”

听到这话，山娃这才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，哭得撕心裂肺，日月失辉。

山娃号哭一阵子，从青龙怀里挣脱下来，扑通跪在长桂面前：“爹，你打死我吧，我知错了，我不该和牛抢食儿！爹，我不想偷，可……我肚里饿呀！”

父子俩拥在一起，哭成一个团儿。

青龙蹲在一边，不住地伸袖抹泪珠子。

见父子俩哭得差不多了，青龙走上前一步，拍拍山娃的头：“娃子，你出去玩会儿，青龙叔和你爹商量个事儿！”

山娃抹泪出门，刚挪两步，“哎呀”一声歪在地上。青龙跑过去，脱下山娃的裤子，见屁股已成青紫色，大腿上也有好几条鲜红的棍子印儿。青龙碰一下，山娃就如杀猪般号叫。

“我的娃子呀，”青龙一把抱起山娃，快步走出门去，临出门时，回

头狠瞪长桂一眼，“狗东西，看把娃子打成啥了！这下你得意了？这下你美气了？你个狗东西，我先把娃子抱到天旗那儿瞧瞧，要是伤到骨头，就和你没完！”

青龙前脚刚走，长桂后脚也跟出来，急急慌慌地朝天旗家赶。

天旗接过山娃，又扭又捏，揉搓半天，笑道：“没啥子，娃子屁股结实哩。敷点药，养几天就好了！”

青龙、长桂松了一口气，把山娃背回家，交给易姐儿善后，一前一后再次回到牛屋。

青龙掏出烟袋，塞上一锅，拿火绳点着，吧嗒几口后递给长桂：“桂哥，来一口，提提神儿，这一袋壮得很！”

长桂没有接腔，接过烟袋吸一口，两眼出神地凝视牛屋门外的几只小麻雀。小麻雀出奇地小，似也没啥子吃了，叽叽喳喳叫着，一股劲儿勾着小脑袋，撅着尖尾巴，奋起两条瘦腿儿，不停地将草末子向身后划拉，小小尖嘴儿啄木鸟似的，不管什么小虫儿、草籽儿、粮食皮儿，见到就是一口。

这阵儿，长桂非常羡慕这些小麻雀。

“桂哥，想啥哩？”青龙问道。

“唉，”长桂回过神，眼睛依旧盯在扒食儿吃的麻雀身上，“我在想，要是能当个噐虫儿该有多好！跟它们一道在那儿划拉，划拉出来的东西自顾自吃，既不考虑老人娃子，也不熬煎牛瘦毛长，啥子也不去想，啥子也不用去想，活一个无牵无挂，无忧无虑！”

青龙的目光也落在几只麻雀身上，看一会儿，转望长桂。

“唉！”长桂又叹一声，“人活着，咋会恁难哩！”

“桂哥，”青龙接过话头，切到正题上，“都啥时候了，想这些翻哩！今儿我来，是想跟你打个商量！”

“啥事儿？”

“桂哥你看，这牛……”青龙欲言又止。

“牛要饿死哩，”长桂听他提到牛，眼圈儿红了，“老犍子饿得直啃牛槽，我在半夜里听见响声，心里难受得想哭！你说啥法子哩，能吃的全让人弄走了，连红薯秧也没给它们留一根，就剩这点麦秸秆儿，食堂里还要隔三岔五地弄过去引火烧汤儿，你说它们咋能有个活路哩？”

“桂哥，几头牛怕是保不住了，早晚是个死。”青龙狠下心，反正迟早得把话儿挑明，干脆来个利索的，“因而我想，你看，咱……是不是先……先……”

“你说啥？”长桂听出话音，打个愣怔，以为没听清，紧逼一句，“你刚才说啥子来着？”

“我是说，你看，我是说……这个……娃子们饿得哇哇直叫，我这个当队长的，心里就像刀剐一样，这想跟你打个商量，看能不能先……杀个一头，顾顾眼前急儿？”青龙豁出去了，实打实说。

“李青龙！”长桂一下子跳起，拿起烟杆子“叭叭”敲在凳子上，脖子上青筋突显，颤着身子，指着青龙的鼻子骂道，“你这是来杀我的牛呀！我说你咋能无事肯登三宝殿哩，原来是要杀我的牛呀！你个败家子儿，啥子不好吃，咋能打牲口的主意哩？你看它们不说话，是不？今儿你把牛吃了，明儿你拿啥犁地？拿啥拉粪？不犁地，不拉粪，这地你还种不种？日子你还过不过？我原想你是好队长哩，原来是个连牛都要吃的败家子儿！我问你，今儿你吃牛，明儿你吃啥？是不是把娃子们煮煮吃掉？李青龙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滚出去，滚出我这牛屋，趁早甬打这几头牲口的主意。要是你一定要吃，先把我苏长桂剁成肉酱，下锅煮了！”

遭长桂劈头盖脸一顿臭骂，青龙哑口无言，两手抱头，像个死人僵在那里，好半天，动也不动。长桂见他赖着不走，急了，一把拉起他，死劲儿朝外推。

“唉——”青龙仰天发出一声更富悲感的长叹，红涨脸，悻悻走了。

又挨三天，长桂自己寻到青龙。两人蹲半天，各自抽闷烟。连抽好几锅，长桂哑起嗓子：“说吧，想杀哪一头？”

“就老犍儿吧！”

长桂起身，话也没说，扬长去了。

又过一个时辰，山娃将老犍儿赶到老五家的院子里，对青龙说：“我爹说，牛，交给你了！”

青龙看一眼老犍儿，见它两眼流泪。青龙哭了，不忍再看，转脸摆摆手，让山娃牵到外头，拴在一棵小枣树上。

老犍儿让四队人又挺十多天。青龙将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派上用场，连

厚厚的牛皮也没浪费，温火熬成汤，拌上霉变的红薯秧末儿，再撒几把苞谷糝儿，一碗接一碗地舀给他的社员们喝。

在老犍儿为四队人捐躯的第四天，长桂死在牛屋里。

青龙听到噩耗，飞也似的赶到牛屋，见易姐正和她的一双儿女——山娃和小梅，抱住长桂的尸首哭得死去活来。长桂的身边跪着一头牛犊子，是老有林交到社里的牝牛的小犊子，也是老犍儿的遗孤。此时此刻，小犊子正在不停地用舌头一下接一下地舔长桂的脸。显然，长桂是抱着它离开这个世界的。

山娃一边哭，一边断断续续地告诉青龙，他爹是因为不吃老犍儿的肉，不喝老犍儿的汤，强撑四天后饿死的。

青龙扑通一声朝长桂跪下，叩地长号：“桂哥啊，是我李青龙害死你的呀，我的桂哥啊！”

在老有林生病之前，老犍儿一直是他养着，也是他用着。青龙分完牛肉汤，特别为老有林舀出一瓦盆，撕下一块熬得透烂的后腿肉按进汤里，吩咐家兴，端回去给老有林补补身子。

老有林没有浮肿，瘦得只剩一张皮，咳嗽更加频繁，痰也更多了。家兴在他旁边放个尿盆，专门让他吐痰。为方便成刘氏照料，老有林自病倒后就从东厢房移到堂屋东间，跟成刘氏睡一张床。粮囤没了，东厢房空落落的。家兴垒起两个土铺，一个让清萍睡，另一个是家群和旺田的。

家兴小心翼翼地端着汤盆，走到堂屋东间，扶老有林起身，舀出一匙汤，放在他嘴边：“爹，喝口汤，热着哩！”

家兴没告诉老有林杀牛的事，因而他并不知道是牛肉汤，觉得香，打鼻子一闻，抬头问道：“啥汤？”

家兴略作迟疑，小声道：“肉汤！”

不用再问了。老有林身子虽不能动，但鼻子、心路却不差，不但嗅出是牛肉，似也猜出是哪一头，再不说一句话，只将两眼呆痴地望着汤盆，许久，别过头去。

“爹，”家兴跪下，哽咽道，“喝一口吧，这阵儿啥都不说了，身子打紧！”

老有林依旧不说话。家兴看到，两行浊泪正从他的眼角滚下。

“爹，我知道你伤心，可这阵儿没法儿！娃子们饿得哭，傻祥追着双牛打，青龙他……也是没法儿！”

“是哩！”老有林转过头，抬起一只能动的手，擦把眼泪，“放这儿吧，我待会儿喝！”

家兴放下汤盆，依旧跪在床边。

“兴儿，你跪这儿干啥？”老有林白他一眼。

“爹，我想看着你喝下！”

“去吧！”老有林长叹一声，“英芝哩？她在干啥？”

“青龙要妇女们剥菜，这阵儿想是到双龙河里寻水芹菜去了！”

“旺田、旺地在哪儿？”

“喝饱了，外头耍哩。”

“叫他们回来！”

家兴一动不动。

“快去！”

家兴只好站起来，走出角门。

家兴付出老有林的意思，没去喊旺田和旺地，是他们自个回来的。后半晌，旺田拉上旺地，如飞般跑回院子，冲进堂屋东间，大呼小叫：“爷爷，爷爷……”

“你俩哪儿去了，这阵儿才回来？”老有林嗔怪。

“爷爷，”旺田喘着气，小脸蛋儿吓得苍白，“告诉你个吓人事儿，你可别对外人说！”

“啥事儿？”老有林见娃子吓成这样，脸色也变了。

“南头志春死了，埋在南岗上，她哥志慧回来上坟，见志春的坟让人扒了！他们说……说……志春让人吃了！”

老有林心里一紧，眉头拧成一股绳：“娃儿，你咋知道哩？”

“我跟明山、明河几个在麦场里捉迷藏。”旺田余悸未消，声音打战，“该我藏了，我寻到藏处，刚躲起来，听到有人过来，以为是明河他们，就躲着没动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开始说话，一个是志慧他爹，另一个是老烟熏，说的就是这事儿。志慧他爹一边说，一边不住嘴地哭，我听得清哩！”